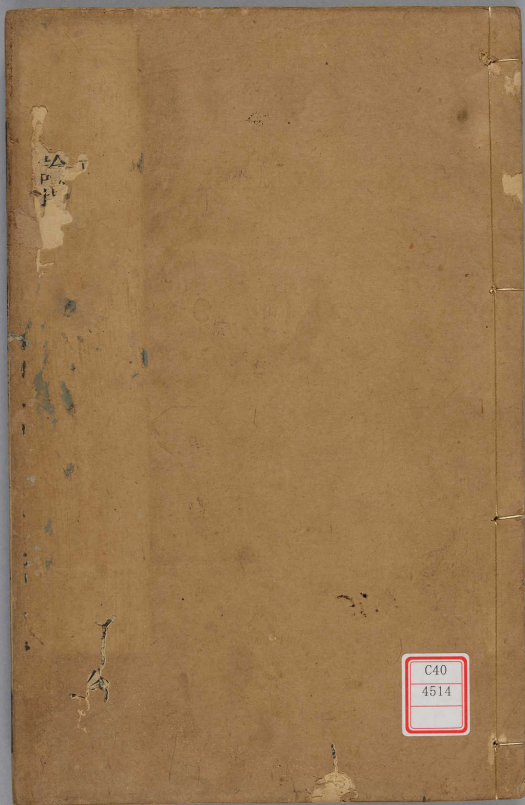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墨武州學堂山
我微笑海陸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十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

侍者福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觀老莊影響論

叙意

鹵域諸祖造論已破外衢之執須善自佗宗此方
從古經論諸師未胥不善自佗宗者吾宗末學安
亏孤陋昧亏同體視為异物不能融通教觀雖亏
利俗其胥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亏名相支
離雖亏理會至亏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及其言
論指歸莫不望洋而嘆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

見難曰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演引佛經每一言皆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曰爲必當演胥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泐筆次胥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曰自洩非散求知亏真人曰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啟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診其病原耳是故余曰唯心識觀而印洩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泐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曰名論

論教原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曰言傳效之者亦不可曰言得況大道之妙可曰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益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叅禪賢在妙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飲生之業无有一泐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泐花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泐則未措一詞但云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泐者但云善說泐者治世語言飲生業等皆順正泐而花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亏舍易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狀遂可曰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曰何

身何沕得度卽現何身何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
沕豈絕无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沕哉由人不悟大
道之妙而自畫亏内外之塗耳道豈狀亏竊觀古今
衛衛藩籬者在比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异端
也大而觀之其猶賢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
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
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
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沕界流無
不還歸此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
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

雖樂不暴雖哀不哀哀暴原不出亏己者也哀樂不
出亏己而已己爲有者吾亏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旣壯師佛不知佛迺
而入亏溪山大澤習靜已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
心萬沕唯識旣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
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
乃響之順者由萬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歌生業
等皆順正沕已心外无沕故沕沕皆眞迷者執之而
不妙若悟自心則沕無不妙心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公取

吾佛經盡出自鹵域皆從翻譯狀經之來始亏漢至鹵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從生筆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狀什亏筆亦曰余解不諫子文當相揖耳益筆尤善老莊焉狀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呂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呂有西哲左右焉故汰粵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亏筆四論則渾狀

无隙非具正恣眼者斷斷雖明故惑者非之呂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粵嚴菩薩也至疏粵嚴每引筆論必曰筆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筆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曰稱尊若筆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粵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狀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恣幢者何公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益鹵域之語質直无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瑳大

爲理累益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于世教此外載
衡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朕老言古簡淡隱難明發
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彖言老之彖莊
猶孔之彖孟斯言信之狀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
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太聖人卽上下千古
負超世之見者太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
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
而已藉令中國无此人萬世之下不知彖真人中國
无此書萬世之下不知彖妙論益吾佛法廣大微妙
譯者險辭曰淞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豈故什之

所譯稱最者呂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
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
言者筆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筆之經論用其
文者蓋筆宗淞華所謂善說淞者世諦語言歟生業
等皆順正淞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
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
其操淞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凉則渾融淞界無可
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呂淞華
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呂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
身而爲說淞至于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

夢遊錄三
五
淡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
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狀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
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狂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
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淡生執著故爲外道
邪見是呂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
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
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
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鑒

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于此差乎是豈通
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
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
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呂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
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呂三事自勗曰不知春
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
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狀乎曰若呂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

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曰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
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
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
而卽真聖凡平等但所施設各圓融行布人法權實
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
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
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
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
矣狀此五乘各各修進因果階差條狀不紊所言人
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

修曰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
其所修曰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
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曰各漏禪九
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耆所修
曰四諦爲本緣覺所修曰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
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
妙契三惠攝而爲一故曰圓融徹而爲五故曰行希
朕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
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
聖人設教淺深不一无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

之意也由是靈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曰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聲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无非佛法三教无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希十界森然行希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

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益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黏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及深由近及遠是曰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曰仁義禮智援之始使捨惡曰從善由物而人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倫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曰立君臣父子之分曰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

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兇希矣雖狀孔氏之迹固狀耳其心豈盡狀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漁世之心豈非據菩薩藥而說治世之汰者耶經稱儒童良胥呂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曰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欺故攻鬪之禍者胥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弃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曰靜定持心不更亏物澹泊无爲此

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于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于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弃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

之大累寓言彛衍比吏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泐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

婆羅門身而說汰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糝糠塵世幻化或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克塞仁義之涂若非孟氏起而大關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袵矣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人生于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踞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朕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曰一曲之見而窺其人曰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狀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

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莫遇之也朕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于彼尚不入安能入于佛汰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朕其修心皆曰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各大乘各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曰觀其妙常各欲曰觀其微又曰萬物竝作吾曰觀其復莊子亦曰

莫若呂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又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止眾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忘智離欲清淨所謂狀下苦纔障欣上淨妙離冀太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无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

惠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呂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眾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无激心不動湛宋生光倍倍增勝呂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奔陶鑄無礙呂至究竟羣兌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靈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于吾身故滅身呂歸无勞形莫先于吾智故釋智呂淪虛此則吾侶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无吾侶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狀卽屬外衢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吾無雙照又侶菩薩益

呂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
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呂能涉世者
呂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
生據婆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
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
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偽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
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筌實自人
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

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狝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慕
可已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
道爲磁基人道呂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
衆生若无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
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
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
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歿其生歿
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構攻

鬪之禍。曰：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曰：禁其心適一已無厭之欲。曰：結未來無量之苦。是曰：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亏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狀旣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曰：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曰：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曰：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无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弃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

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偏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切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泐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泐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誠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泐則儼侗真如，瞞預佛性，與之論世，泐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與之論教，築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

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設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
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
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
物也狀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欺竟不知吾佛
救人出世已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宗靜最
爲第一已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已知人
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已觀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无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
明之體也狀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
識依此而育七識爲生歿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
起根身器界生歿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
識但有執破染淨之异耳已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
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
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
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
定名分正上下狀其道未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
已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已祛斷

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曰七識爲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曰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歿又曰歿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曰絕聖弃智忘形去欲爲行曰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曰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曰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杳精曰此識體不思議稟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

稱之曰妙道曰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門不知其所曰朕而朕故莊稱曰朕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僭使一見吾佛而印淩之豈不頓鑒真無生耶吾意齒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齒域九十六種曰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亏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吾佛出世霧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管之工夫杳狂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狂點

化之間曰破其執耳故佛說泐原无贅語但就眾生所執之情隨空而擊破之所謂曰楔出楔者本無實泐與人也至亏楞嚴會上教細披剝次第致辯曰破因緣自朕之執曰斷凡夫外衛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焉此但云彼鹵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育彼此而佛性豈齊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泐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无分耶朕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育生歟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育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

朕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曰定修心生亏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弄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育處曰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弄認識神无量劫來生歟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亏界外聲尊已滅三界見恩之惑已斷三界生歟之苦已盡无爲宋滅之梟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季彈訶淘汰之功至亏泐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曰小

棄而見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
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歟根本豈淺淺哉故
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
成聲聳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
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歟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
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
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
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
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歟窠堀
耳古德嘗言孔助亏戒曰其蔽亏治身老助亏定以

其精亏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狀哉
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狀要皆未離
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
因緣非自狀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世出世法之
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棄亦皆在其中世
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曰爲驚
異若聳世尊訶斥二棄曰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曰
爲佛沴闡提又將何如耶狀而佛訶二棄非訶二棄
訶執二棄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
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弃智也要皆

遺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暇，又何庸夫憤憤哉。勞巖地上菩薩，丐貪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偶，靡不現身其中。與之倫師長也，苟非佛汰，又何令彼入佛汰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曰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汰不足。曰靈嚮之信，号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曰唯心識觀，皆不出号影響矣。

此論初意，益子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

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子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季乙未，普曰弘汰罹難，其艸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迂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逢觀禪師，由匡廬杖策侯子，亏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亏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曰祿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曰廣汰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賔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曰：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

夢遊集卷三
爲沘門重輕初意亏十季之壽而克成亏十季之
遂伦之亏東海之東而行之亏南海之南豈桄緣
偶會而狀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狀此益因觀老
莊而伦也故曰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愁山道人清
書亏楞伽室

病遂俗冗近始讀 大製曹谿通忠及觀老莊影
響論等書深爲嘆服所謂不知菩提不能涉世不
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
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
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元再稽顙 終

愁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

侍者福善目錄

閃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衛惠經解發顯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曰虛無自狀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
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
云八識空昧之體也曰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
非佛不足曰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
曰止觀而破之尚胥分證至若聲聾不知則取之爲
涅槃鹵域外道梵愚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曰爲

虛無自狀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
菩提乃至別成聲蜚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鬻沙欲成佳饌
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
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
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
冥其中杳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
曰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
乃謂之自狀由不思議變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

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壯而此體不壯人身滅而此性
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于此故謂之天地之
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
語皆曰此印證之則自杳歸趣不狀則茫若捕風捉
影矣故先示亏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我棄精透楞嚴融會吾佛
破執之論則不被佗文字所惑狀後精修靜定工夫
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狀要真實實
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隱形釋智方知此老

眞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
觀透虛懷處世目并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
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狀遂不得已
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曰我
孔子之言可知己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
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
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曰
語言文字之學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
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曰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

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曰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
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
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狀觀照之功最大三
教聖人皆曰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
明明德狀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
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
子乃天乘止觀也狀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
治之病俱曰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曰其世人盡

呂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呂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朕心旣正意旣誠身旣修呂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弃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倡于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

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朕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呂聖人虛懷遊世宗朕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呂不能如聖人者但各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呂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汾家禁令

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吝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空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麤細我空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尚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頌曰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狀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疑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空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曰孔子專於

經世老子顓於忘世佛顓于出世狀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曰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各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俞曰體用皆同但各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曰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曰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未朕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是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

修家齊國治天下罔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
用也孔子曰惟天唯大唯堯則之蕩蕩兮民無能名
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曰堯舜爲祖
此豈有各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
舜與人同耳曰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各我私爲障
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
化曰經塗之此所曰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
善救人故無弃人無弃人則人皆可曰爲堯舜是由
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
居等語皆曰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

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
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
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
不疲厭狀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
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
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定之名耶列子嘗云鹵
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
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
同耳曰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曰及家國遠及天
下教化止于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曰所祖者堯

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恩復太古曰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恩所讚聖人乃曰凡胥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亏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恣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嗚呼遠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卽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洩不洩活若不知佛洩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洩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洩不能曰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洩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遠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太目奔沘沘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沘沘涉世洩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炊猫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沘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已等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沘未嘗單誇玄妙也朕隨俗曰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

夢遊集卷三
三
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
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泐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
諦語言飲生之業皆順正泐故儒曰仁爲本釋曰戒
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
曰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泐乎由孔子攘夷狄故
教獨行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
化此所引用各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
心所異者迹也曰迹求心則如蠡測海曰心融迹則
侶芥含空心迹相泐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愍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 終

愍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一

倚耄禪書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愍山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
也人不可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
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於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
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
真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淪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

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淪虛也何盡道

忘與不忘俱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難噫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曰動易體出塵必曰靜易造以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之原生滅之本也

被物動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長風鼓

於天地本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故至人無我虛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

心體原真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純以智嘗試觀夫融冰者焉火勝則冰易消智深則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圓明之青生死之蒂也是以得不杜小失不杜大聖人

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緩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真人

心本澄淵由吸毒境渾濁其性起諸昏擾悶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杜著

一腎杜眼空夢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腎無夢銷塵絕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入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疴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

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歎難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形致故勞形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吁去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

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跂名榮位者跂位旣跂矣辱何加焉故曰跂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兢兢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馮名者非顯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

清萬境斯寂用顯則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如斯則逆順隨立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真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況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踴躍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鰯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舐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岌岌舐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況不善者乎善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勤莫

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徇物而亡聖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人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汚指必濯而後悛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

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竭殆已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己不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趣利避害爲狀而吾實不狀
亦有夫利害置弁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
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則不有其不自有故
不有
入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
已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
死無容旣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
入設獲且生而多又縱之尤有誨之者慎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強謙愈光折愈亡
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
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
藏於密

一刺杜膚側掉而不安衆刺杜心何可安耶刺膚膚
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衆靡靡
狀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天威至公人威
効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

化人無功化己有功己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徵夫
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遇逆如甘露畏順如鴆毒慎之至也以其慎故守不失慎也者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是以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則智泯矣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逢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不利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消烈日以其勝之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善事道

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益其過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卽忘返也

恣口體極耳目與物鏤鑠人謂之樂何樂哉苦莫大焉隳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淡苦樂者樂日化故効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事遂者遷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

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卽生了卽無生也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

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智照識惑惑起千垂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莽行失足於窪坑必惕朕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汚屨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朕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德也悲夫

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潛歷四生絃絃竝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

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颺塵物絕迹而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臥所以逸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者志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污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真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

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真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若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夫曾不知其爲概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夢其根杜眼肯了肯夢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卽無者直以心境未融肯

塵未了而爲畱礙也故造道者不了苒塵縱心想俱
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卽照而寂體不離用卽寂而照
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
鑒

苒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
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朕體此者似人
而天誰爲之愆

事小理大事有千鑒理唯一味善理者卽事無外隱
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執有無心著無
是二俱非則超朕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
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鎔逢緣自在心如
圓鑑來去常閒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喻
道果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
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
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
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睂瞬目或飲與啄左之右之
無時不察察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
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明之體
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

真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真心者返觀此身猶若
片雲浮於太清任往任來翛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
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
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卽爲而不有其爲非

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

太虛遊於吾心如一漚杜海況天地之杜太虛乎萬
物之杜天地乎此身之杜萬物乎外物之杜此身乎
嘻眇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
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真人

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敵
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
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敵忘形敵旣忘誰待
哉絕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

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真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逢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空空絕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

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淡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杳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世杜卽世而離世也卽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唾雖孺子大笑之

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真密造除僞真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真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真之蔽歟道之害歟德之累歟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
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凡聖不隔
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
曾無欠闕常杜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
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通則莫測以其
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嚮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
而狀也雖狀言言於無言言即無言矣無言者言之
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既遺而無言者
得矣何言哉

聊城傅光宅曰世之謂子書者則老莊非其至乎
老言簡而意玄莊語奇而思遠後之談道者歸焉
荀楊而下未足擬也茲緒言將非老莊之倫耶其
爲文俊偉明潔而其意旨難以名言或老莊猶有
所未及耶疑者曰子是過矣老莊何可及也余曰
老莊誠不可及也乃所稱谷神和同與疑始玄珠
之類則似有言而未盡又似欲言而難於言者道
信無窮極也西方聖人無法可說而有說法言之
盡矣故觀老莊而知諸子未盡也觀西方聖人而

知老莊未盡也緒言則旨出於西方聖人而文似老莊者也故曰或老莊猶有所未及也然是亦有言也有言則緒也故以緒言名卽其言而求其所不言是存乎人矣不然謂憨山今人也緒言何奇哉豈唯不及老莊亦復不及諸子

徑山雜言

師杜徑山與諸弟子接見散口而談日出皆證後利生最親切者不妄散落某生平能領指不能記誦師言波浪濺闊而某又十日後方起此念不復能憶全語始次標目記其大略并話并續別開示

者一一綴入爲徑山法話以便刻施普及不枉大師唾沫之慈潛居師及大眾同此一心

弟子朱鷺記

此一大事須平實商量方得受用第一不得好玄妙唇舌波浪謂之弄精魂

此事不從叅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鍊者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爲驗但於境上輕脫無滯着心卽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

識說話爲實法耳

咬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只借話頭發疑斬截妄想其叅究須離話頭處叅究下得疑方得力古德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弄人志之矣疑至情識不到語言不通時拶逼極處迸出些子光影謂之電光三昧正好進步不得歡喜若認此爲是則得少爲足貼體都被者點光覆住不復能出過後發出都被所使矣八識中含藏尚有多生習氣微細種子忽現弄用力不得處須借呪力以消之

問智識不同處但最初一念現量卽是智纔轉第二

頭便是比量落情想矣又曰黏帶情來底是識不黏帶情來底是智咬住話頭正是把住情識來路不起第二念

叅悟亦非甚難事三箇月一住氣定見下落第一不得先存待悟心纔待悟卽爲等待他悟卽此便是攔頭板則工夫再不得入矣又曰者事須是勇猛漢子做

利根人多生得夙慧今生遇緣當下便了有不從叅入者但要保任去透脫去如六祖便是其人鈍根人如何只要自肯鈍根不巧就從鈍處得力

咬定話頭一切時中都用得著便刀山火聚上去也
用得著者便是得定力處若有絲毫迴避便全身墮
落矣

參禪人不得坐杜潔白地上此是千生萬劫陷坑我
欲爲衆說破故作擔板歌

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永明師提宗全撫教語印入恐
人一向無義路邊踏下脚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我
註金剛法楞楞伽楞嚴等經書從情識不到處沒義
路邊迸出者拈取却欲以教印宗學者當自得之
杜東海時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河山震動

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八楞嚴着緊處恍然杜目急
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
矣侍者出候見殘燭杜案訝之

菩薩全以利生爲事若不透過世間種種法則不能
投機利生

學佛先發大悲心破我執爲主

舊公案杜今時人以妄想量度則鍼鋒不對矣縱會
得說得亦於已分上無力

動中會易入靜中入無力

從外知見入者無力自性內會入者得力

問從緣薦得者如何緣有二見聞緣有退失境界緣
無退失虛實不同故

衆生欲忍二乘生忍菩薩無生忍佛寂滅忍

只一佛知見是正却有菩薩知見二乘知見衆生知
見外道知見諸皆淆謫所以世尊種種方便只要了
一心入正知見名佛知見

了得生滅心寂滅卽了得生死

如何是向上祇有箇放下

祖師語句句活學人當實法則句句死

日用工夫只消看破妄念不被他使無別用心處

一切空不下時如何只了知是假一切能空一切能
輕

菩薩住在極樂做甚事我要扯他出來

念佛阿彌陀句原同一話頭今人却便會到西方去
也

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
轉杜海印時偶想六祖夜半人來斫頭公案便欲學
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偕頭便歡
喜捨之今夜狀明夜亦狀久之覺有定見力杜忽一
夜報盜入予曰第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

門乃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間無所有
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便惶遽了也
住五臺山中喧聲如百萬鏖戰無有一息能安者一
日聽泉極衝激處頃之忽狀不聞纔舉念何故又聞
乃向極沸處坐若干日坐久之水聲寂然自此水聲
不斷如不聞也此後安住山中不復爲喧嚷動矣
杜東海時值 皇太后遣內官齎銀若干至弗敢拒
也度不可濫承當念地方饑荒可僭以晉 太后之
施內官不可予告以各縣該地方受施者造一冊還
報如之其後 兩宮聞而大喜及至被難時竟得此

一事力乃知臨財不可苟也

杜嶺南時人情未熟崖岸杜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
有小孩兒欲近之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
自倒身昵狎之與之果疎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
人不我避忌日來親也

初叅謁某總府持揭庭下移時不命起去心解得應
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諸口如千鈞重無可奈何
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得起去明日叅謁復狀竟一
歲不少假僭旁謂武人何知破常格待善知識也最
後約同謁撫院日總府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

邀請過舟作禮揖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僭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驪談促鄰以別乃嘆宰官中大有淡心人杜何問武耶

讀書不細心體認不得其用予註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他僭一弓并弦張而懸之壁間坐臥視之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字說弓弛時附高而有餘消下而不足則無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附補消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適合之也重爲輕根二句亦稽數年不敢草草解正當南行之日

孤坐舟中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然目莽始悟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真味也故道德一註歷十三年乃脫稿非草草也予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倪忽自迸出者方副之紙若涉思議卽不中用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二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化生儀軌

語曰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故我

本師釋迦文佛示現王宮出家雪山六年苦行悟道成佛於鹿苑說法度生當佛未出世時闍天外道有九十六種各立門庭皆稱師長及佛成道說法之時諸外道一一歸依出家爲佛弟子依教修行證阿羅漢果故今靈山一會一千二百五十餘人皆是外道之儔也當是時也有信佛者則皈依佛法依教奉行

其不信者則生驚疑乃至種種魔害毀謗墮惡道者不可勝數是知今之佛法未行之地皆似佛未出世之時智愚賢不肖雖有疑信之不一是皆不知我佛出世之本懷及度生漸次方便之軌則也故今略述化生方便之次第使未聞未信佛法者知我等爲僧化生之入門非是一事一行一門而可入也故曰方便有多門歸源性無二要之四十九季皆隨機大小淺深之序所謂教不躐等也幸宜委悉勿謂常談一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所謂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使其悟入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所云一大事者

謂要衆生知生死爲一大事也佛知見者乃衆生各各本有之佛性也由迷此佛性而成生死今要出生死苦必以悟佛知見爲第一義如此豈非佛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出世間是則禪道悟心一路不待逢磨勵來狀佛特爲此事而出世也爭奈衆生歷劫以來貪瞋癡愛煩惱惡見迷之已深不堪頓示悟心之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說三以此故有三乘漸次之設所謂小乘中乘大乘也至有不堪小乘之法者則設五戒十善爲人天善果且免墮三涂地獄餓鬼畜生之苦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今爲佛弟子遵

奉

佛教以度生爲事業若不漸次方便誘引入道一旦示之以大汰則反使橫生疑謗自取三涂之苦是以醍醐爲毒藥矣乃不善導之過也故今遵

佛所制在家善男子名優婆塞善女人名優婆夷當持五戒以修人天善果在家五戒者

一不殺生

此戒感將來長壽及如意眷屬和合現任于孫昌盛之報

二不偷盜

凡不與而取皆名爲盜此戒感來世得大富饒衣食豐足所求如意之報

三不邪淫

非已妻妾妄生淫欲名爲邪淫此戒感來世得妻妾貞良父慈子孝眷屬六親

和合之報

四不妄語

凡言不實闢構兩家名爲妄語此戒感來世智慧過人言語真實聞者皆信依教而行

五不飲酒

酒能昏迷亂性發狂生禍爲衆惡之本此戒感未來智慧明達識見超越之報

右前五戒乃我

佛出世初爲世間在家之人特設此教令人依戒修因則不負此生免墮惡道能感來世不失人身得長壽大富子孫家道豐盛文明特達之報凡今高官尊爵富厚豐盈聰明利達之人皆從修持五戒中來狀此五戒卽儒門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故佛有裨

王道者以五戒化人則無詞訟省刑罰家治而風淳矣此吾

佛最先所設化生之儀也今世俗之人不知

佛法全無好善之心而返生謗佛謗法謗僧之見是自甘愚迷自取苦趣耳又有一等之人雖能喫蔬而不知

佛法正修行路聽從無爲外道邪人不敬

佛祖天地不孝父母不燒香禮拜三寶專一味邪行邪說盲盲相引相聚妄談以爲傳法全不知有正修行路而返謗佛法僧堅執不化此乃最愚癡人是可

憐者卽今奉

詔旨所當禁者是也唯願當世高明君子辯白邪正是非凡遇此輩卽當開示令其捨邪歸正不但護佛法是亦有助於

王化也朕學邪學正總是一念善心可憐不知是邪而誤墮今若知非又何不捨彼邪從而爲真正善人爲

聖世之良民乎

右上五戒乃佛教修人道之因果又設十善業道爲人天之因果所言十善者

一身三惡業謂殺盜淫若斷此三惡則名三善道
二口四惡業謂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若斷此四名
四善道

三意三惡業謂貪瞋癡若斷此三名三善道

如十惡乃常人日用而不知者今若能斷此十惡
則名十善爲生天之因是爲純善之人此十善添卽
儒門正心誠意修身之道也若果能修此則現世爲
聖爲賢則定感來世生在天宮受勝妙樂此萬萬眞
實之行世人何故愚迷不知而專向邪道爲得豈不
辜負此心哉

如上五戒十善乃吾

佛特爲世間在家之人所設之教要人依此修因不
失人天之福此金口所宣不妄之談若不遵此修總
是邪道非正行也總有苦心修行都無利益反增苦
果是謂以苦捨苦吾

佛已深痛之矣今世間五部六冊之說乃外道邪人
妄稱師長偷竊佛祖言句雜集世俗鄙俚之言以惑
愚民所謂邪道亂真者卽今

聖旨所禁皆此輩也在家之人既有好善之心何不
歸依

三寶而必墮此邪法豈智人哉

又觀今世好善男子已能歸依

三寶以自恃世智聰明伶俐之見便生下劣魔心薄
五戒十善而不爲以好禪爲上乘三業不修乃以祖
師現成公案看了幾則記在胸中便逞利口動使機
鋒當自己妙悟以此爲是全不知非又且誹謗大乘
經典爲文字不足取又笑真修實行之僧爲小乘妄
起種種邪見全不信有因果罪福甚至慢佛慢法慢
僧殊不知自墮愚迷業障坑中妻子聚眷衆苦熱惱
交煎且妄指目弄是道如此愚癡之人是爲大可憐

憫者既有一念向上之心何不真真實實做些著落
工夫所謂說得十分不若行得一分如此妄談譬如
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哀哉奉勸世之善士
聰明利根有志出生死者當自量根器參禪固是向
上一着以此乃佛祖專爲上上根人說在諸人試自
點檢果是上上根人否果能一一頓悟否果能當下
便了百劫生死否如其根非上上卽宜量自己力專
心修淨土門回向西方願生極樂永捨娑婆之苦此
一法門從古修因僧俗依之出生死者不可勝數所
謂萬修萬人去最是穩穩當當一毫不錯之大法門

也祖師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以此泐門全不誤人若能放下身心依此修行所有應行規則略示於後

一淨土一門往往士大夫談說專爲中下根設殊不知此門三根普攝無機不收最爲廣大且又簡而易行卽古之祖師悟道之後回心向淨土者不少如永明中峰諸大祖師非一人也但修行念佛有上中下三根不同故淨土九品亦因根有別也

狀淨土有三種者一常寂光土二實報莊嚴土三方便有餘土此卽凡聖同居土且此三土修因不同故

所感各別試略言之

一常寂光土卽圓覺經所云大光明藏此中聖凡平等依正不分唯佛法身湛然常寂乃諸佛所證法身境界此唯從上諸祖一念頓悟法身妙契同體入佛境界者所居此正上上根人之淨土豈可輕視爲中下人設也

三實報莊嚴土此卽二十重華藏世界乃我

盧舍那佛曠劫修行感稱法界量無盡莊嚴之妙土卽等嚴經所說重重無盡世界莊嚴者此乃報身佛所居單爲十地菩薩轉大法輪之淨土卽二乘聲聞

不見不聞此卽法華會上諸授記之人待多劫修因將來所感此中一分之淨土此殊非尋常易易可到也

三方便有餘土亦名凡聖同居土此正九品分別乃阿彌陀佛之化土也以等藏世界有二十重從第一重有一佛刹微塵數世界圍繞下小上大如倒浮屠從此已上倍倍加增至第十三重狀此娑婆世界乃十三重之中心主刹其極樂土與娑婆正等從中至鹵莽葉邊際故云過十萬億佛土之外與娑婆並列者以十方佛土獨有娑婆爲穢惡土石諸山雜穢充

滿三涂八難衆苦所聚名爲堪忍衆生剛強最難調化故我

釋迦文佛縱以十善化導人天亦在生死之中未出輪迴若叅禪悟心又難頓悟故設念佛求生淨土二門名橫超三界以仗

阿彌陀佛因中願力云十方世界衆生有能念我名號不生我國者誓不成佛以仗此願力凡念佛者彌陀定來接引生彼淨土故易生耳狀此淨土開有九品者若叅禪悟心未能忘心境者則生上上品有念佛一心不亂者則生上中品有叅禪未悟持名精純

萬行莊嚴則生上下品若修萬行持大乘經專持名號志願往生則生中三品有精持五戒十善專心念佛發願回向不論僧俗多生下三品此雖未斷煩惱以但得生彼國見佛聞法居不退地永不落三界生死從此發願再來三界度生則來去自在不被生死苦惱羈留所以永明禪師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此一法門一生精誠可辦一得生彼頓脫生死永出輪迴如此直捷法門又何患而不修且薄之耶狀叅禪了生死難念佛了生死易只要當人一念真實肯切苦心耳從古生淨土者無量無數皆世人

眼見而不信又有何法可信耶今奉勸高明智士當信自心不可謬信邪說也卽在法門中有禪淨兼修之士甚多如永明所說念佛叅禪念佛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將來作佛祖此亦最上之行也與夫妄稱悟道墮大妄語者天淵也惟夫一切衆生自迷本有之佛性墮落三界生死輪迴六趣苦難之中長幼沈淪不得出離者皆因貪瞋癡愛以資淫殺盜妄諸惡之業捨身受身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生生世世父母妻子六親眷屬恩愛牽纏三界大火所燒無有一人能免之者故我

本師釋迦文佛於常寂光土興起大悲救苦之心捨
自性法樂從兜率降皇宮入母胎捨父母妻子割斷
世間深重恩愛頓棄金輪王位忝入雪山剃除須髮
六年凍餓苦行修持乃至悟道成佛此乃是第一箇
爲生死出家之樣子也及成佛後又遭魔害受金鎗
馬變之難種種堪忍拌捨身命受盡無量魔怨之難
說法四十九年只是一念慈悲爲度衆生救令出苦
而已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故靈山會上弟子一千二
百五十人皆一時英靈豪傑之士學佛所行各各捨
離世間父母妻子恩愛依佛修行了悟恩愛得出生

死證阿羅漢果如阿難爲佛之弟亦隨出家隨衆受
苦此乃吾

佛所度弟子出家之榜樣也佛在世時投佛出家之
弟子不知修行之法故佛因事設戒令其止惡防非
得正業修故初出家者名爲沙彌則設有十戒及至
比丘則設有二百五十戒女人出家名比丘尼則設
有五百大戒乃至國王大臣宰官居士與在家出家
四衆人等進修菩薩大戒則有梵網經說十重四十
八輕戒此諸戒律乃吾

佛法門之家法也故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位若

爲僧不受戒者名爲禿賊盜佛袈裟裨販如來非佛弟子此爲僧奉法之不易也然佛在世時人壽百歲佛當壽百季以念末法弟子無福止住世八十季留二十季未盡之福與後世兒孫故今之弟子供養四事皆受用吾佛白毫光中一分功德卽施主粒米莖菜分毫之施利皆佛所留之福田今人在法門爲僧者竟不知佛是何人亦不知己爲何事不知爲何捨父母棄妻子剃除須髮不在俗家而住寺中亦不知不耕不織衣食從何而來只道是自己有能化得施主供養更不知施主信心膏血難消將來拖犁

拽耙銜鐵負鞍疇償之苦此其大家一齊迷悶而不知者若是如此受用有能羶守戒行持經念佛守本分者猶自可也況又全不知僧體不守戒行縱放身心攀緣俗親出入不忌不避譏嫌乃至違法犯禁全不知非者又非一種矣竟不知爲何出家爲何捨俗爲何剃除鬚髮也不但不知修行之事卽燒香禮佛敬奉三寶之心絕朕忘之混混一生醉生夢死全不知有出家正修行路卽有見者返以爲非此爲最可憐愍者矣佛言三涂地獄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始爲苦也總之不知僧爲何物耳故四十二章經

云

佛言汝等比丘每於晨朝當自摩頭若自摩頭則返省自己爲甚無須髮也以不知佛法出家規矩故師不成師而弟子亦不成爲弟子上下絕分鳥獸同羣但知衣食爲急全不知有生死之事不怕將來有三涂之苦世間以此習俗成風以爲常事至有離鄉行脚操方者亦止知有叢林粥飯茫不知有佛法禪道此又大可憐愍者矣嗟乎太聖時遙法門頽弊一至於此不可救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今在在諸山豈無英靈豪傑之士哉每於一方但有一二

有發心興起者自朕有轉化之機矣故今惟望住刹有志之士各安恩省回頭當念生死大事痛改前非發起一念向道之心發心之初先要叅請善知識秉受沙彌十戒若持十戒無犯則進比丘二百五十戒一一戒條委細檢點乃至進受梵網菩薩大戒以佛設教以戒定慧三學爲成佛之本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爲三無漏學其諸戒相具載戒經請自檢閱不必細列既能受戒之後不論獨居隨衆定要半月半月對佛誦念戒品有毀犯者對衆懺悔改過自新則身心清淨業障消除乃爲出苦之要也既能

持戒爲修行之本則當親近佛法縱不能出門他方
聽講亦當自己發心專一持誦大乘經典或等嚴法
華圓覺楞嚴諸大乘經以種般若因緣或有志專修
蜀方淨土一門則以念佛爲正行誦大乘經爲助行
六時發願回向求出生死苦趣如此方不負出家之
莫大因緣亦不虛度此生矣若有上上根人發心脫
離俗業操方叅請知識志究已躬下生死大事者只
須單提一念更不外求此又最上一乘之根器狀但
發信心定有發明了悟之時是在各人根器志向何
如耳如上所說持戒修行誦經念佛雖不能頓悟自

心亦不空過時矣亦不負出家之緣耳若夫悠悠縱
情至死無成可不太哀也哉空過今生墮落三涂則
將來又不知何時出頭也

如上所說在家出家修行之法雖淺深不同乃我
佛出世初二十季所說之法也狀佛說法四十九季
所說之法有三乘謂小中大初二十季但說有殺名
爲小乘謂有三界生死之苦可出有二乘涅槃可求
有善道人天因果有惡業三涂之因果一切諸法皆
是實有故云四諦之法諦者實也四諦者乃苦集滅
道四法也謂實實有苦可受集者貪瞋癡愛煩惱也

言此煩惱爲諸苦之因能招苦果故謂實實有煩惱之集可斷也滅者出三界外二乘偏空涅槃以出生死證此涅槃樂故謂實實有涅槃可證也道者乃修行之方法乃二乘人所修厭苦斷集慕滅修道謂八背捨五停心觀謂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空無我又有一總相念別相念等觀此名小根所修出苦之空也名小乘教又有一等根器少利者名爲中乘卽廣前四諦說十二因緣之空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名十

二有支此十二支該三世因果謂過去二支因乃無明行現在五支果乃識至受現在三支因謂愛取有未來二支果謂生老死憂悲苦惱緣者引也謂三世輪迴因果相緣引而有也以中根人觀此十二因緣有流轉還滅二門謂從無明至老死等爲流轉門若無明滅則十二有支齊滅爲還滅門逆順觀之則悟無生證辟支佛獨覺之果爲中乘之空也此二乘空說二十季以根機鈍劣不堪受大故爲權耳從此二十季後機漸通秦方說大乘菩薩所修六度之空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此六乃大乘菩薩

所修名爲大乘若修此六度單爲下度衆生上求佛
果此六度法以般若爲主故佛第二時說般若經有
二十二季其經最多來此方者有八部般若共六百
卷此經純談般若真空智慧破并二乘生死涅槃之
有見廣說六度乃至四諦十二因緣等法皆以般若
真空爲極則淘汰并執有之見卽如金剛心經皆般
若之宗極也以并二乘所執之空乃偏空所謂斷滅
之空今此般若乃實相真空以佛說空假中三觀乃
成佛之妙門惟此般若經一部單說一空觀故爲入
大乘之初門爲菩薩修行之妙法梵語般若若此云智

慧故菩薩利生以智慧爲首所謂無慧方便縛有慧
方便解狀此空觀一門雖載八部般若之中其實捷
要只在心經一十四行業已該盡心經一卷又單在
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已盡其義此一句之中若下手
做工夫又只在照之一字而已此最簡最要之法門
狀禪門修行最初用心工夫只一照字卽此一字法
門在吾佛直待三十季方說以此看來修心之法豈
是尋常凡夫易說易行哉此一字法門是謂教菩薩
乃大乘之法也惟

佛出世本懷直是要令一切衆生成佛更無別事卽

四十九季所說一代時教今爲一大藏經總是學成佛之沑門成佛之方便雖有六度萬行種種多門正意只是三觀爲成佛之本三觀者乃空假中道三觀也一代教中總只說箇三觀若從苾芻來說到般若方纔說了空觀一門以此故知沑不易說亦不易入也狀般若會上其在會聞沑二乘之人皆以般若非已智分全不餐采況親受佛教三十季尚且不信不入如今惡業凡夫口口談空妄說空法無佛無祖無修無證便自稱爲上上根人豈非大妄誕人也惟佛已說般若真空觀狀後纔說假觀此一觀門所說之經

乃解溪密經所說唯識法門所謂迷如來藏名阿賴耶識依此賴耶具有三分變起根身器界一切山河大地衆生世界之假沑乃唯識所變之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有而不實故名爲假問曰狀佛因何而說假觀耶答曰由苾芻二乘之人執涅槃以爲實有是墮偏空故佛說般若真空以破執有之見故令觀般若實相真空又有一類樂空增勝菩薩執但空而不能涉有不肖度生故佛說一切衆生身心世界皆唯識變現全是假沑以此唯識沑門和會空有要顯卽空之有卽有之空直觀唯識以證真如此乃教苾芻菩薩

出空入假度生之法門也故此一觀門在經有深密密嚴等經當說此經時在菩薩大根已能信受其小根二乘畢竟不敢入俗利生故佛說維摩一經以淨名居士示現處俗有妻子眷屬假託問疾因緣與文殊對談不二法門以呵斥二乘激發入俗度生之心其教名爲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爲小不恩議法門以祇二乘狹劣之見此乃吾

佛深慈大悲爲小根人種種方便權巧引入大乘之意也是知菩薩涉俗利生之事誠非小根劣解之所能堪已經四十餘季教化之功尚費如此方便神力

如今現在五濁煩惱生死苦海之人口口談空談禪說道動以向上一着爲已任蔑視正法不懼因果不知揣已妄自在誕之如此耶以觀吾

佛利生之方便權巧費了多少苦心不敢輕易說教人成佛一字今人動說超佛越祖非妄而何可不懼哉

唯吾

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季所集諸經有一大藏始終只說了八箇字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從初至此已經四十季才說破萬法唯識一句之義狀猶未敢顯

示唯心之旨以唯心乃萬法之極則也從上已來諸大弟子已聞唯識法門故此以後乃說楞伽經顯示三界唯心法門直欲令人悟此一心以爲極則若攝芥二空假泯絕二諦總歸一心狀後圓滿一心融歸中道爲理究竟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謂識藏卽如來藏非空非有直指一心離名絕相泯絕聖凡不屬修證階筌頓觀藏性名爲自覺聖智境界直離一切攀緣妄心但了妄想無性卽悟無生是爲頓教法門達磨祖師傳二祖可大師以此經爲心印故此經獨被上上根人其二乘絕分

祖師門下故初學參禪要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出凡聖路學是乃純以此經爲宗極也此教乃說一心之極則已經四十餘季多方開示歷過多少法門今方說此經小根尚爾絕分而今之僧俗教眼未明修行無路盲狀無知自己心中妄想攀緣全狀不知起滅頭數日夜未嘗一念清涼卽以向上離心意識一着以爲已任話頭亦未夢見便開大口說禪其自欺之心何如哉可謂大無慚愧人也可不懼哉且不但俗人無知妄談卽吾法門後學僧徒全未聞佛教修心法門全不知用心工夫但只妄想幾時全

夢遊卷三十一
無正見便稱悟道自以爲足此又誰之欺誰之誤耶
戒之戒之慎之慎之在

佛過此四十季後方示一心法門足見法不易說不
易修不易悟也

唯吾

佛世尊特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世間一大事者所
謂衆生佛之知見也以衆生本具佛之知見今迷之
而爲妄想生死之知見歷劫以來迷而不知譬如窮
子持珠作丐枉受辛勤故佛興同體大悲特特出世
而爲開示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使其悟入猶如指示

窮子衣裏之珠令其自知得受用耳狀佛知見者卽
是楞伽所說一心名自覺聖智是也一向不敢頓說
以觀衆生根鈍不堪受此法故久默斯要不務速說
直至四十季後多方淘汰根機已熟且化緣將畢故
說楞伽經示一心法門以爲顯理究竟此後卽說法
華經示諸法實相以顯事究竟此佛說法之次第也
以理事究竟方盡一心之極則故諸二乘人到此始
信佛心決定不疑亦悟各各自本有佛性一向不
失譬如窮子久逃他國今始歸來見父亦信父家業
原是已有心相體信堪紹家業故長者委付嘗謂此

夢遊錄卷三十二
法華一經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乃佛利生究竟之本懷故佛謂諸弟子一一授記將來必定成佛且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一大事因緣已畢故爲終教過此不久卽入涅槃狀在法華一時已盡吾佛出世利生之本懷至於涅槃一經顯佛性義以收法華未盡之機以破耑來弟子未盡之疑以佛說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恐弟子未聞闡提無信之人不許成佛於此生疑故此經說闡提亦有佛性故假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此則的信凡有知者畢竟成佛決定無疑如此方盡如來出世一番化

利衆生之能事至此已畢故此卽入涅槃也如上所說乃吾

佛出世一代始終化生之儀軌漸次修因之法門雖觀衆生本有佛性各具足無不願成佛者但以煩惱障厚臬業根深不堪頓示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說三此乃一乘三乘之所由設也故楞伽已耑乃三乘之權教楞伽法華乃一乘之實教故天台判爲開權顯實之教是知四十季耑所說皆爲權設故爲根機不等故也

此上所說頓漸不一通爲教義狀楞伽頓示一心爲

如來清淨禪而教豈非禪宗也至若

世尊自云我四十九季未說一字末後拈筭示衆人
天百萬罔朕不知獨迦葉一人破顏微笑

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於汝是爲
教外別傳之旨從此二傳阿難以至西天四七東土
二三逢磨鹵來目爲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謂之單傳法門故自曹溪以下二派五宗傳燈
所載千七百人皆悟心大士凡有言句稱爲公案以
禪本離言但留此一言半句爲心印之證據如世公
庭之案牘非是要人以此爲實法口耳流布以當自

己之玄妙知見也朕吾

佛業已說了一大藏教至若一心法門何所不具而
必以拈筭爲心要者以一心之旨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以從并聞者雖悟本心朕猶未能離相
故假末後拈筭爲遣執言說之習氣乃治執名言之
病以此爲金篦耳今人不知教禪一心之旨乃吾

佛化度衆生之方便各人妄執一端以爲必當故執
教者非禪執禪者非教朕執教非禪者固已自誤而
執禪非教者又誤之更甚也以執禪者執愚自是妄
認已見以爲自誤非毀大乘了義爲文字以致究竟

無成更可憐者觀今末法之世講席已微無大師匠故伶俐少季無多聞慧至有志向上參禪又無決定久遠之志以無明眼知識但只循情欺誑以致誤墮者多此可大爲流涕者也且有僧徒妄自以爲悟道者誑惑世俗愚夫貪求供養有歸依者卽開示參禪爲向上一着有信之者話頭未熟妄想縱橫熟沸便以印正以爲有悟入處以致誤墮邪見如此爲害更甚此尤不可不知懼而自省也愚見不是不要參禪但說參之不真又無久遠決定之志妄自爲悟誤人甚多愚意假若看教不能參禪與參禪之無決定

者總不若專心淨業且不空過一生也智者自能鑒之請各自恩幸無自欺自誤爲望

竊觀宰官士大夫參禪了悟者從古不少歷歷傳燈所載非一人也今世宰官中有志外護法門多以參禪爲向上者此不比尋常一槩固自有說蓋管有法門參禪之士未大悟徹卽發願護持佛法者亦有諸祖有大願力度生及菩薩示現救世者亦有管在僧中參究未透而以習業牽引故今出世者雖在俗諦塵勞之中而宿習一念般若種子光明透露不能自掩故發爲文章功名事業以爲外護法門者種種方

夢遊卷三十二
三
便作用不同其行門亦非一種有專向上者有專功行者有建立

三寶證顯護法者有單爲自己生死者有發而爲忠
牽者種種所行皆菩薩道不可以僧中行門一槩視
之狀在僧中不止禪教二宗亦有苦行頭陀者亦有
專修淨業者亦有真實行門者亦有隨緣佛事助揚
法門者亦有持誦書寫經典爲求行門者此皆在佛
白毫光中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者亦不可以一槩而
取故宰官中凡有護法深心者但取僧中一行爲得
亦不必定要箇箇叅禪方爲正行耳狀叅禪雖妙其

實非小根所能狀在

佛世人天百萬獨迦葉一人逢磨面來只得二祖黃
梅七百餘人唯六祖一人印心豈細事哉若在僧中
但有一行可以爲法門正事可以教化衆生卽是菩
薩故曰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苟一事可取則已超乘
粥飯常流空過時光者萬萬矣所謂短中取長則無
棄人長中取短則無全人自古世出世間全人之難
得也如上葛藤乃至

佛化生儀軌之次第在佛豈不要人頓悟自心當下
成佛但衆生根鈍不得不施權接引耳古人云僧徒

不能了悟自心且於教法留心時尤亦不空過予則謂今之僧徒縱不能參禪看教有能持戒誦經作福護法者亦說勝尋常魔種萬萬矣在居士中但能持齋念佛助揚三寶者皆真實行矣是在諸佛之所望也願諸方高明達士當自信之慎無以愚言爲妄也
化儀之餘

示立章衆道人

老人於癸丑冬日自粵東杖策來南嶽道經立章善男子鄭紹楨等二十餘輩迎老人於經堂殷勤頂禮而作供養求請開示略說法要一宿而行既而老人

隱寓靈湖蘭若建諷誦

粵嚴道場乙丑夏六月紹楨等遠來瞻禮正值老人爲衆講說金剛般若隨喜聽聞大生歡喜拈香請示在家修行捷要老人因示之曰立章當深山僻地無善知識經過在家善信雖多未聞正法今衆等各宜精持五戒以爲正行此五戒者乃吾佛專爲在家善男子說此五戒卽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是故在家善士應當奉持既持五戒不可聽信邪師邪教妄說法空撥無因果斷滅佛種造地獄業只當專依佛教修習方淨土法門

一味以念佛爲正行狀淨土二門接引衆生利益最廣古今念佛得往生者甚多但以專精爲主不是一月一兩會念佛幾千聲如此便作正行也第一要發心溪厭娑婆是苦志求捨離存想鹵方淨土蓮萼化生念念定要往生彼國親見彌陀以爲本願每日早晚要刻定功課或持金剛經或持彌陀經或持往生咒定要念佛回向鹵方發願往生以此爲定規二六時中無論閒忙動靜將一聲阿彌陀佛持在中心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乃至睡夢之中亦不忘失如此打成一片無有間斷名爲一行三昧此念純熟一切

境緣不被打斷開眼合眼一聲阿彌陀佛明明現前將一切世間父母妻子種種恩愛妄想業念都被一聲佛號消磨清淨如此卽得自心清淨經云心淨則佛土淨如此念佛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單單只有一聲阿彌陀佛現任目前一心不亂自狀得見阿彌陀佛親來接引一念之頃卽得往生淨土從此卽得永脫生死之苦高登極樂蓮萼化生便是一生念佛之效驗也如此精專若不往生則諸佛墮妄語矣若是悠悠歲月口說念佛心無實行是爲自瞞自欺豈有效驗之時耶善男子等旣發信心當行實行萬

勿自欺

涌泉寺湖心寺十二時念佛規制

佛說衆生生死長時以積日夜以至劫數輪轉不休
不息由念念妄想攀緣曾無一念之覺已者以妄想
不斷故生死無窮長劫迅輪無覺停寢職此之由也
佛說種種制心之法皆止輪之墊耳法門雖多以衆
生垢重識昏難以攝入故唯念佛一門最爲捷要所
謂憶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以衆生一切妄見
皆屬生死獨許見佛之見爲出生死法狀見佛必從
憶念而至妄念日夜無間斷時特以念佛斷之此遠

公之匡山蓮社六時刻漏所由作也是時社中百二
十人稱高賢十八而已斯則真實念佛者又不多得
今之視念佛爲末品豈真知也哉近代唯牛山以念
佛爲行且以煉魔爲名則苦於鉗錘太緊雖日夜不
斷歲止三冬而人非一律亦難於長久頃雲棲力主
念佛雖日以四時狀於夜有睡眠又費呼喚警醒法
欠微密今法師佛石玄津各發心以十二時爲請此
法固綿密而動靜飲食似難歸一若調理有度設法
得宜此又古今之良規也請益老人因爲勸立規制
庶事不繁而人心一致此乃微密妙行也乃爲之制

夢遊卷三十一
三
條牒如左凡念佛會建立隨人隨願廣狹不一若力大則堂多力微則堂一人亦如之但人不論多少均派六班晝夜班各二時照香輪流出班禮誦行道懺悔而餘皆靜坐隨聞默念或習觀門願者隨之此則靜多動少不繁不亂而佛聲不斷則妄想不生如相呼相喚不昏不敝久則動靜一如自他不二寤寐恆常此則不起於座頓見彌陀是爲第一如意妙行至若飲食亦宜如法調之務使內外一如則人我兩忘是非俱泯而道場之安恬寂漠亦無如此之妙者老人深恩此法愧脚跟未搭尚未遂心故特示之代爲

荷驅他日觀聽者衆必處處建立而淨土將徧震旦矣是有望焉

宗鏡堂結修證道場約語

佛說一大藏教備列衆行總歸修證以爲究竟所謂依一心以建立萬行以萬行還證一心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原夫法界不屬迷悟聖凡良由無明不覺迷此一心從迷積迷造種種業自取輪迴生死之苦所言修證者但以淨除自心之三障復還自心之本體故名爲證非離修外別有證也是以佛祖教人修行之設必先了悟一心淨除三障

夢遊卷三十一
以心難悟故設觀以通之障難除故設懺以淨之卽
粦嚴法界圓宗尊普賢爲毘盧長子而十種願王以
懺悔業障爲并列也是以從笮以來若天台親悟
淨土中人尚謹遵而力行之況其他乎嗟哉末法太
聖逾遠衆生垢重積迷逾深既無了悟叅究之功又
乏懺摩悔學之行將何法可望出生死乎惟永明大
師鎔一大藏歸唯心之旨著書百卷名曰宗鏡至今
堂存淨慈其書廣明一心如揭日月於中天朗萬法
之幽邃學者苟能親習則徹見自心不埃夏悟證入

之要無出此矣大師生平自行日課誦念法華經一
萬部兼天台法懺儀儀依法修持率以爲常故現住
世時則冥府帝君圖其像以瞻禮之以其行超生死
實證唯心者乃其人也今也其書現行堂具存孰能
過而問焉者乎茲玄津壑法師乃其的嗣自幼出家
於其寺薙髮之日卽問大師之名何如人遂發心願
禮其塋是豈往會親近爲侍者乎大師塋已湮堂已
圯公能力起而恢復之大師之肩先復放於山川艸
木之間者非無因也今諸緣小集公願囑明宗鏡之
旨精懺悔修證之業將結真實法侶一十二人效圓

覺之軌則誓爲長期歲分四時每時撥二十一日爲
懺法遵法參懺儀餘則日披宗鏡錄了悟唯心疑則
爲衆發明的旨不假枝葉但取直捷爲本參冀其實
證其以入期之衆爲表率將引本山弟子爲禪維調
其羽翼雙舉飛騰法性空遠登覺天而朗慧日在斯
舉矣其結制規約因事施設務簡而易行真而無僞
以踐實地狀四事所需力不自持以安居不能效如
來逐日行乞之軌又不散覲天人送供之儀而覲名
取實發心供給則有望於發心之檀越今有居士譚
孟恂力任先登則一切有緣靡不歡呼響應矣以諸

法從緣生佛種從緣起是則今日之緣雖近而成佛
之遠蹈實俗此爲最初之方便也諸人聞而歡喜遂
破其端則究竟之果是在諸同緣同行同事同心一
發勇猛之力耳若以世間生死之心而易出世之心
以滋臯之財而養定慧之命諸有智者何慮而不爲
耶苟生一念疑心則當面錯過百千萬劫矣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四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性相通說序

佛稱三界醫王所說一大藏經如世之醫方至於相宗文字如醫家之脉訣世之醫者捨脉而不知病症之微細則妄施方藥雖金丹適令人死故學佛而獨以叅禪爲向上不究性相之原如醫不問病症而槩施以金丹未有不瞑眩發狂者此今禪門之大謬也若習教而不知叅禪如說方而不識藥亦有知藥而不知病者叅禪而不知教是猶重金丹而弃方脉莫

不天折慧命譽法身此可爲法門之大憂也鹵域佛
滅六百季中性相相攻破毘正法故馬鳴大士佗起
信論以一之達磨東來禪教相非亦是圭峯禪師一
之未能永明大師集一大藏爲宗鏡錄以會歸一心
爲二宗之極則學者槩束之高閣且相宗之不明也
久矣我明二百季來魯山法師始揭其規矩爲補註
萬曆中高原一雨諸公始倡唯識損斧王太史爲之
博采證義其說益明狀特施於專門尚難入若夫修
禪之士猶憤憤也故執藥之病卒不可治予至徑山
澹居鎧公請益性相宗旨予略拈兩宗之要爲說以

通之以名相既有諸解精詳不俟一一特取其義而
變其文以歸一心爲極致可爲宗鏡之提綱直欲初
機易會此說一出而兩家牴牾可釋狀無疑修禪得
此可免誤服之虞而習教者亦無執方之誚此亦均
調之劑也智者觀之若飲倉公上池之水則洞見肺
肝特以胗脉爲名耳可不慢哉前以落筆艸草付徑
山謄寫多譌佛殿山古愚拙公重梓以結法緣因爲
訂正傳之諸方當以此本爲正故序其始末以弁其

首

性相通說上

百法論義

佛說一大藏教只是說破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及佛滅後弘法菩薩解釋教義依唯心立性宗依唯識立相宗各豎門庭甚至分河飲水而性相二宗不能融通非今日矣唯馬鳴大師作起信論會相歸性以顯一心迷悟差別依一心法立二種門謂心真如門心生滅門良以未滅一心不屬迷悟體絕聖凡今有聖凡二路者是由一心真妄迷悟之分故以二門爲聖凡之本立真如門顯不迷之體立生滅門顯一心有隨緣染淨之用故知一切聖凡

修證迷悟因果皆生滅門收其末後拈華爲教外別傳之旨乃直指一心本非迷悟不屬聖凡今達磨所傳禪宗是也其教中修行原依一心開示其所證入依生滅門悟至真如門以爲極則其唯識所說十種真如正是對生滅所立之真如耳是知相宗唯識定要會歸一心爲極此卽楞嚴所說一路涅槃門乃二宗之究竟也學人不知其源至談唯識一宗專在名相上作活計不知聖人密意要人識破妄相以會歸一心耳故依生滅門中以不生滅與生滅和合成阿賴耶識變起根身器界以

示迷悟之源了此歸源無二則妙悟一心如指諸掌矣

相宗百法者正的示萬法唯識之旨也以不生滅心與生滅和合成阿賴耶識以此識有覺不覺義其覺義者乃一心真如爲一切衆生正因佛性其不覺義者乃根本無明迷一心而成識體故此識有三分謂自證分見分相分又一師立四分增證自證分其證自證分卽不迷之真如其自證分乃真如一分迷中之佛性是爲本覺以衆生雖迷而本有佛性不失不壞以有真如自體可證故云自證

良由一心真如有大智慧光明義故今迷而爲識以湛寂之體忽生一念迷本圓明則將本有無相真如之理體變起虛空四大之妄相名爲相分將本有之智光轉爲能見之妄見是爲見分是知一切衆生世界有相之萬法皆依八識見相二分之所建立故云萬法唯識此實相宗之本源也今唯識宗但言百法者始因彌勒菩薩修唯識觀見得萬法廣博鈍根衆生難以修習故就萬法中最切要者特出六百六十法造瑜伽師地論以發明之可謂簡矣及至天親菩薩從兜率稟受彌勒相宗

法門又見其繁乃就六百六十法中提出綱要總成百法已盡大乘與義故造論曰百法明門謂明此百法可入大乘之門矣故欲知唯識要先明此百法以此百法乃八識所變耳以一切衆生皆依此識而有生死三乘聖人皆依此識而有修證通名世出世法卽此百法收盡狀一切聖凡皆執爲我故論首標云

如世尊言一切法無我卽此一無字便見世尊出世說法四十九年单单只說破聖凡之我見耳我見旣離則八識無名而一心之義顯矣由是觀之何

相而不歸性耶今言百法名通有爲無爲世出世法其世間名有爲法有九十四出世間名無爲法有六種故一切兩字包括殆盡雖云出世猶未離我故總無之所以論主標一切法無我一句爲性相之宗本則了無剩法矣言百法者有爲法九十四種

第一心法有八第二心所有法有五十一第三色法有十一第四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第五無爲法有六

第一心法有八者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第七末那識亦名意亦名染淨依俗呼傳送識第八阿賴耶識亦名無沒識又名含藏識此八識通名心王以第八識乃自證分爲生死王其前七識乃屬見分以爲心用故楞嚴云元以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八識心王無善無惡不會造業其作善作惡者乃心所也故五十一心所又名心使如世人
家之奴僕主人固善而奴僕作惡累及主耳起信論中不分心王心所但豎說三細六麤生起之相通名五意六種染心但云心念法異一語而已狀心卽八識心王念卽心所法卽善惡境界此唯識

相宗乃橫說八識王所業用故不同耳

第二心所有法五十一分爲六位一徧行五二別境
五三善十一四根本煩惱六五隨煩惱二十六不定四

一徧行五者謂作意觸受想思乃善惡最初之動念也雖有五法其實總成一念言徧行者謂四一切心得行故以遍三性八識九地一切時是爲恆行心所以第八識元一精明之體本無善惡二路其前五識乃八識精明應五根照境之用同一現量亦無善惡其六七二識正屬八識之見分其七乃

虛假故楞伽云七識不流轉非生死因其六識元屬智照今在迷中雖善分別況是待緣亦本無善惡若無徧行五法則一念不生智光圓滿現量昭狀卽此名爲大定六根任運無爲矣今言作意者乃八識田中含藏無量劫來善惡業習種子內熏鼓發不覺動念譬如潛淵魚鼓波而自踊是爲作意警心令起引心趨境不論善惡但只熏動起念處便是作意此生心動念之始也由衆生無始以來未嘗離念故今參禪看話頭堵截意識不行便是不容作意耳觸者令心心所觸境想受思等所

依蓋境有二其習氣內熏者乃無明因緣所變爲境若發出現行則是比似量所緣前塵影子爲境以觸能引心趨境境返觸心以有所取故名爲觸受者領納彼境爲欲所依此妄境一現則違順俱非境相含受不捨是名爲受想者境風飄鼓安立自境施設名言故名爲想思者於境取相微細不斷驅役自心令造善惡故名爲思其實五法圓滿方成善惡一念此最極微細故云流注生滅參禪只要斷此一念若離此一念卽是真心故起信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故

二別境五者謂欲解念定慧正是作善作惡之心也
前徧行五雖起一念善惡但念而未作若冒當下
止息則業行自消及至別境則不能止矣言別境
者謂別別緣境以四境別名爲別境也謂欲所樂
境解所沒定境念曾所習境定於所觀境慧則於
四境揀擇爲性故不同徧行此乃作業之心耳因
前徧行作後善惡此五體通麤細欲者樂欲謂於
所樂境希望欲作此正必作之心也解者勝解謂
於境印特決定知其可作不能已也念者明記謂
於可作境令心分明記取不忘也定者專一謂於

所觀境專注一心也慧者若作善名智慧若作惡
名點慧謂於所作境揀擇可否了狀不疑也此五
別別緣境而生若無此五縱有善惡之念亦不能
作成事業而此五法不唯善惡卽出世修行亦須
此五乃能成辦也上乃起業之心下乃造作之業
其業不過善惡二途其善業止有十一其惡業則
有根本煩惱六隨煩惱二十故世間衆生作善者
少作惡者多也

三善十一者謂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癡輕安不
放逸行捨及不害此十一法收盡一切善業信者

夢遊卷三十四
於實德能深忍樂欲世出世業以信爲本故首列
之精進者謂於善惡品修斷事中精進勇猛善行
方增此治懈怠之病世有淳善之人無精進力軟
煥因循故終身無成慚者謂自慚云我如此丈夫
之形又解教法散作惡耶有此慚心則惡行自止
愧者愧他謂恐人說呵故不親惡人不作惡事經
云有慚愧者可名爲人既具信心加增慚愧則善
法自成矣貪瞋癡三者乃根本煩惱亦名三毒作
善之人此三不斷何以爲善故皆無之若無此三
毒是爲三善根輕安者謂離三毒羶重昏憒如釋

重負則身心輕快安隱堪任善行也不放逸者以
縱貪瞋癡無精進心是爲放逸此不放逸乃三根
精進四法上防修之功能也行捨者由精進力捨
貪瞋癡則令心平等正直任運入道以念念捨處
卽念念入處如人行路不捨前步則後步不進故
名行捨以有此捨令心不沉掉故平等耳言行捨
者乃行蘊中捨以行陰念念遷流爲三毒習氣熏
發妄想不覺令心昏沉掉舉若無此捨不但昏掉
將發現行若能念念捨之則昏掉兩捨自朕令心
平等正直矣初用力捨各有功用若捨至一念不

夢遊錄三十四
生則任運無功自朕合道矣故予教人參禪做工
夫但妄想起時莫與作對亦不可隨但撇去不顧
自朕心安蓋撇卽捨耳不害者謂慈愍眾生不爲
損惱此專治瞋不瞋則外不傷生內全慧命故爲
至善如儒之仁而善法繫之終焉

四根本煩惱六者謂貪瞋癡慢疑不正見此六煩惱
乃二種我法之根本爲二種生死之根本一切枝
末從此而生佛說貪瞋癡名爲三毒傷害法身斷
慧命者唯此爲甚慢乃我慢疑乃不信不正見卽
邪見此三法障道之本慢障無我疑障正信不正

見障正知見二乘能斷三毒而不能斷此三法外
道之執邪見更甚所以修行難入正行者皆三煩
惱之過也法華名爲十使煩惱謂貪瞋癡慢疑爲
五鈍使不正見分五謂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
取爲五利使由此煩惱能使衆生漂流苦海故名
爲使

五隨煩惱二十者謂忿恨惱覆誑諂驕害嫉慳此十
爲小隨無慚無愧此二爲中隨不信懈怠放逸昏
沉掉舉失正念不正知祓亂此八爲大隨所言隨
者以隨他根本煩惱而生故言小中大者以隨有

三義謂自類俱起徧不善性徧諸染心具三名大
具二名中俱無名小以行相麤猛各自爲主故名
小隨以忿等十法各別而起故其無慚無愧則唯
自類俱起但徧不善性故名爲中其不信等八三
義皆備故名爲大蓋無慚愧及不信等與上善法
相反義相對照可知不必繁解要知請詳唯識
六不定四者一者睡眠二惡作三尋四伺論曰不定
謂睡眠尋伺二各二謂此二二各具善惡二法故
不定於一以不同前五位心所定徧八識三性一
切時一切地此心所之差別也今云惡作卽悔也

悔不定者如作惡之人改悔爲善悔前惡行如作
惡之人悔前惡事不作故不定耳眠謂睡眠則令
身不自在心極暗昧此非善惡故名不定卽眠中
作夢亦不定善惡論說眠能障觀以眠爲心所者
能令身心昏重之用但非一定善惡耳言尋伺者
乃作善惡之心將作之時必返求於心意言籌量
麤轉爲尋入細爲伺所謂麤細發言淺深推度名
爲尋伺言不定者如讚佛菩薩初尋後伺方得妙
辭如刁訟之人亦由尋入伺方得成算故此二法
爲不定耳如上五十一法名心所者乃心家所有

夢遊卷三十四
之法也。夫八識心王不會造業，其造業者乃心所爲之。以此與心相應，故同時俱起。此心所法又名心數，亦名心迹，亦名心路。謂心所行處，總名妄想。又名客塵，又名染心，又名煩惱。有此心所擾亂，自心狀清淨心中，本無此事。如清冷水投以沙土，則土失留礙，水亡清潔。自心渾濁，名煩惱濁。今修行人專要斷此煩惱，方爲真修楞嚴經云：如散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故修行人縱得禪定，未斷煩惱，但名清水現前，而沙土沉底攪之，又濁泥未

得禪定而便自爲悟道乎？如阿難蒙佛開示如來藏性徹底分明，而自述所悟，但曰：心迹圓明，以向來都是妄想，用事全不知不見。今日乃見此是煩惱，方得圓明了了耳。今人以妄想爲悟心，豈非自顛耶？夫此心所名雖相宗要人識破，此妄想相則容易妙悟。本有真心矣，豈直專數名相而已哉？已上雖分王所總屬八識之見分。

第三色法十一者，謂眼耳鼻舌身五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此五根乃八識攬地水火風四大所成，內身爲識所依之根，五塵亦是四大能所八法所造。

爲所受用境其法塵乃外五塵落謝影子屬六識所變一半屬心一半屬境此十一法通屬八識相分境以唯識所見故問此五根身乃衆生之內身言攬四大所成此義云何答楞嚴經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激成國土知覺乃衆生此言因迷一心轉成阿賴耶識則靈明真空變爲頑空於頑空中無明凝結成四大妄色故云依空立世界乃妄想激凝所成之國土耳由有四大妄色則本有之智光轉爲妄見以彼妄色爲所見之境妄見既久則搏取四大少分爲我而妄見託彼四大以

爲我身故四大本是無知因妄見執受而有知真心無量今被無明封固潛入四大以爲心所謂色雜妄想想相爲身故云知覺乃衆生是爲五蘊之衆生耳故內五根外六塵通屬八識之相分故叅禪必先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者正要泯此相見二分單窅八識無明本體若身心世界不消總是生死之障礙耳所言分別我法二執者以執身爲我執六塵爲法執二乘修行但破身見則出分段生死其分別法執從八信心歷三賢位直至初地方破此執豈易易哉

第四不相應行法略有二十四種一得二命根三衆同分四異生性五無想定六滅盡定七無想報八名身九句身十支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無常十五流轉十六定異十七相應十八勢速十九次第二十時二十一方二十二數二十三和合二十四不和合

此二十四法言不相應者非能緣故不與心心所相應又非質礙故不與色相應又有生滅故不與無爲法相應爲揀四位故名不相應行法且又不如色心心所有實體用亦非異色心心所等別有

作用故知卽是色心心所一分一位假立得等之名以不能造業故名不相應狀各有所攝如命根一法單屬心王乃第八種上連持色心功能異生性一法單屬心所乃二障種上令別功能二無心定及無想異熟乃第六識王所上假立王所滅已名無想等餘十九種通色及心與心所上假立此名衆同分乃根身世界五塵等爲色同分同依同緣爲心同分同起善惡爲所同分如勢速乃色心心所遷流不停定異乃色心善惡因果等決定不一此上諸法雖不造業乃唯識徧計故云分位差

別故名不相應行就中有相應一法乃是事法上
恰好之意非前心所故不相違其餘一行相百
法具解茲不繁釋

此上九十四種名有爲法以是衆生生死之法乃
妄識所計有造作故故名有爲名世間法下六無
爲乃出世法

第五無爲法有六種者謂虛空無爲擇滅無爲非擇
滅無爲不動滅無爲想受滅無爲真如無爲此六
種法揀異有爲故立無爲名雖云出世法實通凡
小以不動乃四禪天人及三果那含想受滅乃滅

盡定耳言虛空無爲者從觀得名謂由修無我觀
所顯真理體若虛空離諸障礙故云虛空無爲擇
滅無爲者擇謂揀擇滅謂斷滅由無漏智斷諸障
染所顯真理故立斯名此在權教菩薩分斷分證
及二乘所證涅槃空法正屬擇滅故曰證滅高證
無爲實在二乘非擇滅者謂一切諸法本性清淨
不由擇力緣缺所顯卽實教菩薩以知實觀諸
法性本自寂滅以立此名不動滅無爲者謂第四
禪離前三定三災不至無喜樂等動搖身心得不
動名及五那含定想受滅無爲者無所有處想受

不行名想受滅無爲通滅盡定真如無爲者理非
倒妄不妄不變名爲真如以遠離依他徧計此正
唯識所證十種真如若依起信正是八識體中本
覺及真如門乃對生滅之真如未盡一心故是相
宗之極則此上百法乃總答何等一切法也下答
云何爲無我

言無我者略有二種一補特伽羅無我二法無我此
二無我直顯一心之源也蓋我法二執有麤有細
麤者名分別細者名俱生分別二執從初信心歷
過三賢至初地斷俱生二執從二地起至等覺後

心方纔斷盡斷此二執卽證一心是名爲佛今此
二無我則麤細二執皆在此中言補特伽羅云數
取趣謂諸有情數數起惑造業名爲能取當來五
趣名爲所取此蓋就凡夫所執分別五蘊假我及
外道所執之神我以取分段生死之苦者而言也
其實二乘所執蘊卽離我及涅槃我與地上菩薩
未破藏識七地已前俱未離俱生我執以取變易
生死之微苦者今論中但說凡夫分別之我未及
聖人蓋就相宗一往所談耳其實佛意以聖教量
盡皆破之方極大乘之義也法無我者謂我所執

夢遊卷三十四
之法也凡夫法執卽身心世界六塵依報外道所執妄想涅槃乃邪師邪教及邪分別爲分別法執二乘所執偏空涅槃菩薩所執取證真如論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在唯識所謂存我覺我俱名障礙故八地菩薩已證平等真如尚起貪著是謂微細法執故未盡異熟尚屬因果直至金剛道後異熟空時卽入果海卽起信云菩薩地盡覺心初起心無初相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名究竟覺是則按此百法前九十四乃凡夫所執人法二我六種無爲乃二乘菩薩所執

人法二我以雖證真如猶屬迷悟對待總屬生滅邊收故今生滅情忘聖凡不立方極一心之源故皆無之此實卽相歸性之極則也嗟今學者但只分別名相不達卽相卽性歸源之旨致使聖教不明而有志叅禪者欲得正修行路可不敬哉

慈山老人夢遊集卷三十四上終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夢遊集

卷之三

四面皆去春柳青於時五穀已報而不幾於
食限高而不鳴時時對臨廟之音聲對其聲不
計通之出實明時柳對之對限也今學音母只
幾對是今上為時事人不任衣冠一衣之氣若
人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己
廿
七

己
廿
七